

吳越風雲



封面题字：沙孟海

封面画：方增先

插图：方瑶民

装帧设计：张妙夫

责任编辑：胡学彦

吴越风云 史莽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5 字数 51,000 印数 1—65,000

1980年3月第1版

1980年3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1103·39

定 价：0.26 元

目 次

一、会稽山头	(1)
二、臣仆三年	(14)
三、卧薪尝胆	(26)
四、风云变幻	(35)
五、艾陵大战	(48)
六、守时待机	(59)
七、黄池争霸	(70)
八、强弱转化	(82)
附录：发愤图强	(95)
后 记	(105)

一、会稽山头

公元前四百九十四年的初春。

会稽山下，一片熊熊大火。寒风呼啸着，大火不住地升高、蔓延，浓烟弥天，不时传来杀声、哭号声。这大火是吴军在洗劫会稽城（今浙江绍兴）以后放的。他们想用剑和火来惩罚这多次反抗、如今已被击败的越国。

夜幕缓缓地下降了。大火在夜色里显得格外的惊心动魄，一片火海，照得半片天通红、透亮。一钩新月悄悄升起，寂寞地挂在天边，露出一张惨白的脸。

在会稽山（绍兴东南）的峰顶，挺立着一个穿黑袍、佩长剑的中年男子。他俯视着山下的大火，沉浸在深思里。紧锁的双眉，遮盖不住眉宇间的英武之气；痛苦的脸上，仍然显示着刚毅之色。他就是越国的国君——勾践。

新月快升到天心，越王勾践还是站在峰顶，不

言不动。没有人来打扰他。他看上去十分平静，可是在他的胸中，悔和恨、往事和现实却象钱塘江的怒潮一样，在翻滚、奔腾——

他想到，自己是艰苦卓绝、造福人群的伟大的治水者大禹的子孙，会稽山就是大禹的葬地。越国立国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多年，当年远祖少康封庶子在此，正是为了世代代奉祭自己的光荣祖先——大禹。

他想到，从祖父在世的时候起，越国就被强大的近邻吴国多次侵袭；最后，终于沦为它的属国，每年要被夺去大量的玉帛、子女。越国国小民贫，在吴国无厌的榨取下，就更加困苦不堪。

他想到，父亲越王允常为了摆脱属国地位，同吴国苦斗了一生，直到临死前八年，才乘着吴国进攻楚国、国内空虚的机会，偷袭吴国，取得了胜利，使越国摆脱了屈辱的属国地位。可是好景不长，父亲一死，自己刚即位，征伐楚国大胜而归的吴王阖闾就返师伐越。

他想到，自己同阖闾对阵于携李（今浙江嘉兴），用出其不意的战术，击退吴军，取得了胜利，并使得阖闾负伤致死。事隔三年，如今阖闾的儿子、吴王夫差亲率全国精锐来报父仇了。由于自

己年轻气盛，没有冷静估计敌我力量，自不量力，冒险出击，同夫差的大军鏖战于夫椒（太湖东南），结果一败涂地。现在，只剩下五千残兵，困守在这会稽山头。吴国大军则横行全国，到处杀百姓，抓俘虏，掠财物，烧城镇……

想到这里，勾践环视了一遍山下的熊熊大火，不禁咬牙切齿，右手霍地握紧了剑把……可是，当他想起了战斗前夕同大夫范蠡的一场争论，又不自觉一声叹息，握剑的手放松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当时夫差的大军压境，勾践主张主动出击，拒敌于国门之外。范蠡谏说：“吴国这次来进攻，势众而气盛，不如厚礼求和，避其凶焰，等到吴国气衰力弱的时候，再行还击。”勾践不听，带领军队主动出击吴军，结局果然不出范蠡所料：国破军残！

这时勾践忽然听到山腰万众齐呼：“人在越在！越亡人亡！”

勾践知道，这是范蠡向战士做了鼓动工作以后，五千甲士在对天发誓——军心可用。但这时他更关心的，还是大夫文种交涉的成败。

原来军败后，勾践向范蠡问计。范蠡认为应该保存这五千甲士，不能再战了；夫差好胜贪功，派



人议和或许会成功。勾践听从了范蠡的计谋，派出文种去向夫差求和。现在已近深夜，文种怎么还没有回来呢？

勾践仰望苍空，星星眨着冷眼，月亮，也对他板着脸。他又想到了那个严峻的老问题：夫差不允许议和该怎么办？

勾践一想到这个，满身的热血就沸腾起来，两眼闪着严厉的冷光，在紧咬的齿缝里迸出了几个字：“不允许议和，那就……”

这时，一个修长的妇女身影，出现在勾践的身边。这是勾践夫人。她轻轻地说：“文种大夫已经回来了。”

勾践不觉一震，注视了夫人好一会，才移着沉重的步子去迎文种。只见文种匆匆前行，后面跟着大夫范蠡、苦成，武将诸稽郢、灵姑浮等人。文种见到勾践，要施大礼，勾践一把搀住。

文种急忙向勾践回报出使结果——

臣向吴王告罪后，乞存越国。吴王只是冷笑，却不答话。太宰^①伯嚭似有喜色，而大夫伍子胥却大声向吴王进言说：“不可！‘上天’既然有意把

①太宰，原是王家的“管家头子”，此为参与国家政事的重臣。

夫差狂妄自大，好胜贪功，这些胜利，必然会促成他的远征中原各国、争夺诸侯霸主的野心。如此，吴国今后势必战伐连年，最后就可能出现兵疲民困、天怒人怨的局面。那时候，越国虽小，经过几年的养精蓄锐，乘机攻伐，一定会如风扫残叶，吴国就没有‘天命’了。深望大王不要改变原定的谋略。”

“大夫的计谋虽好，但是夫差不许议和，那也枉然！”勾践忧虑地说。

“夫差为人重名利。许以大名，予以重利，议和是可能的。”范蠡肯定地说。停了一下，他一面注意着勾践的反应，一面又沉着地说：“倘若卑辞厚礼以外，大王再答应亲自到吴国去为夫差执役，倘不许，再以五千甲士的决死相威胁，以臣设想，夫差会允许议和存越的。”

勾践沉默不言。站在他旁边的夫人看出他的脸色一阵白，一阵红，一阵青。

这时，文种在一旁也补充了几句：“鸷鸟远飞，必先收拢翅膀；猛兽袭击，必先潜伏身体。愿大王深思。”

过了好一会，勾践问道：“伍子胥如何对付？”

“伍子胥是吴国的老臣，刚毅正直，深谋远虑，他一定反对议和存越。但是，也不足畏，有太宰伯嚭在。”范蠡是楚国人，他深知伍子胥和伯嚭这两个楚国亡臣、现为吴国重臣的为人：“伯嚭恋职爱位，贪而可诱，给予丰厚的贿赂，他就可能为我们效劳。”

于是，勾践平静而果断地说：

“文种大夫，就请按照范蠡大夫的计谋去行事吧！”

第二天清晨，越国大夫文种由吴国太宰伯嚭引见吴王夫差。

伯嚭协助文种再次进见夫差，不仅由于事先接受了越国许多宝物和八名美女，以及越国答应如果议和成功，“更有美于此者”的馈赠；更主要的，是在于他对夫差的深刻了解。

原来，当时——春秋末期——虽然是周朝的天下，但是周王朝早已衰微，作为“天下宗主”的周天子，早就失去了控制诸侯的力量，成为徒具虚名的傀儡。诸侯各国为了夺取更多的土地、人民和财物，不断地互相攻伐，以武力并吞弱小；尤其热衷

于争夺诸侯霸主的宝座，因为霸主能够每年取得诸侯的贡赋。吴国十年前击败楚国后，一跃成为南方第一强国。倘若进而战胜北方的齐国和晋国两个大国，就能够当上诸侯霸主。因此，阖闾死后，新即位的刚强自负的夫差，一开始就有征伐齐国、压服晋国、夺取诸侯霸主的野心。而夫差这一野心的树立，伯嚭也有一份“功劳”：是他在三年太宰任期内，对夫差不断地劝说、奉承的结果。

夫差伐越，虽然打着“替父报仇”的旗号，实际上是他争霸计谋的第一步。故而存越与否，取决于对霸业的有利与否。究竟存越有利，还是灭越有利？伯嚭知道夫差的想法：如果越国真心求和，甘为属国，那末存越比灭越有利。因为这样做，除了能够得到同样的物质利益以外，还能够得到夫差现在更需要的东西——示诸侯以“仁义”。这是完成霸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。昨天夫差拒绝越国求和，在伯嚭看来，倒不是听从一心灭越的伍子胥的话，却正是为了试探越国的诚意。伯嚭摸透吴王的心思，所以才敢于引文种再去见夫差。这样做，既不会得罪夫差，又能讨好越王，自己又得到好处，何乐而不为！

在一个巨大的军用帐幕里，坐着吴王夫差。他

豹额环眼，披甲佩剑，威武逼人。两旁侍立着大批文臣武将，其中以身材魁梧、须发皓白的伍子胥和矮胖的伯嚭最惹人注目。

文种在军帐外就双膝跪地，膝行到夫差座前，一面顿首，一面恳求说：

“有罪之君勾践使陪臣文种再次求告于大王帐前：越国，原是大王的属国。得罪于上国，大王已亲临讨伐。愿大王赦勾践之罪，勾践愿意献上越国的镇国之宝。此后，土地是吴国的土地，臣民是吴国的臣民；每年春秋两季，奉献财宝八百车、子女三百人于大王，决不怠慢。为了报答大王的存越之恩，罪臣勾践甘心入吴三年，亲作大王奴仆，赶马驾车，任随大王驱使。如此，大王近有得越之利，远有仁义之誉；扬名于天下，见信于诸侯。”

文种说到这里，故意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改用坚决的口气接着说：“如果不幸，大王不赦勾践之罪，勾践别无他法，只能焚毁宗庙，杀尽妻子，沉宝器、金玉于大江，亲率五千甲士同大王决一死战。杀勾践有利？得越国有利？请大王裁夺。今天陪臣向大王把话说尽，至于存越、灭越，唯大王之命是听！”

文种这席话，有软有硬，正插在夫差的心坎

上。夫差也知道，存越与否，的确关系到吴国的利害，甚至直接影响到争夺霸业这个复杂而又重大的问题。现在，确已到了必须作出决定的时候了。文种的后一段话，虽然有点要挟的味道，叫人听了不舒服，但是，这也是越国可能被迫采取的对策。现在，勾践表示愿意入吴国当臣仆，说明越国真心求和；而且这样做，确实可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和声誉，有利霸业，为什么不答应存越呢？还有一点也使他高兴的：今天文种求和的条件，和昨天比，大大加码了，这证明自己昨天“欲纳先拒”的手段是高明的。

“退出帐外，听候裁决！”夫差威严地说。

“是！”文种顺从地退了出去。

文种退出后，夫差的军帐里一时象死一样的沉寂。显然，各人都在对文种刚才说的这番话进行分析、判断，以及考虑吴国应当采取的对策。夫差环视了一下身边的大臣，沉着地说：

“寡人有雄心同齐国一决雌雄。如今越国已经真心降服，甘为属国，寡人打算允许勾践的请求。”夫差停了一下，又宽宏地说：“其实，越国既已知罪认错，寡人还能要求什么！”

“大王宽宏大量！”伯嚭急忙迎合说：“古代

贤君讨伐敌国，但求心服。如今越国见我们兵甲强盛，确已真心降服。大王允许议和存越，这实在大有利于大王的霸业的创建，是吴国之福。”

“不可！”伍子胥声如霹雳：“越国根本不是真心降服。他们在玩弄我们君臣！”

“什么？”夫差大为惊奇。

“越国知道大王尚威而好胜，爱名而喜功。”

伍子胥毫无顾忌地说：“他们许我大名，予我重利，目的在使得大王意志高扬，骄傲自负，远同中原大国逞强争霸，从而削弱自己的军备，困乏自己的民众。直到我国衰落时，他们就会来进攻我们，使我们无法抵抗，越国就能安然取得最后胜利。”

“难道真是值得这样忧虑吗？”夫差傲慢而冷淡地说：“越国如果并非真心降服，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寡人伐齐归来，可以重加讨伐。其实，失去越国，寡人也就失去了春秋炫耀军力的地方呢！”

“不然，大王！”伍子胥顿了一下，好象有点踌躇，但是觉得如骨鲠喉，不吐不快：“勾践，贤君；范蠡、文种，良臣。允许议和存越，他们必定能够复兴、强盛起来。古人说得好：‘为虺弗摧，’

为蛇将若何?!’^①大王，乘着我们目前力量还强大的时候，把越国灭亡了吧！”

“子胥大夫，你太看重越国的君臣了！”夫差微带怒色地说。

“臣知道大王的雄才大略，有称霸诸侯的宏图。”伍子胥不理睬夫差带有怒意的讽刺，继续说：“可是攻克敌国，存而不灭，反又给予复兴的机会，这是违背‘天道’、助长仇寇的行为！违背‘天道’，助长仇寇，却又想当上诸侯霸主，这如何行得通？大王必将后悔！”

“住口！”夫差终于忍不住了：“议和存越，我意已决，请大夫不必多言！”

同年三月，吴、越两国订盟议和。

^①小蛇不杀死，将来变成大蛇，怎么办？！

二、臣仆三年

辽阔的钱塘江，白浪滚滚，奔流不息，天上密布着淡灰色的鳞云。放眼远望，只见天水相连，浩浩荡荡，一片茫茫。

江南岸，黑压压地围着一群人：越王勾践亲率妻子和重臣范蠡等三百人去吴国当臣仆，大夫文种、苦成、诸稽郢等守国大臣都来江边送行。

勾践站在江边，背着手，面着江，久久地凝望着滔滔的江水。侍从们已经摆好了简便的饯行酒肴，可是谁也没去动它。

江上刮起了大风，勾践的玄色便服的衣摆和腰带迎风飒飒作声。勾践似乎一惊，猛然转过身来，迎着他的是一张张沉痛的脸和一双双悲愤的眼。

勾践仰天长叹：“啊！难道我勾践就得当一世奴仆吗？！”

“大王何必这样想！”文种劝慰他说：“往年商成汤被夏桀王关闭在夏台，周文王被殷纣王囚禁

